

◎主编 邓伟志

永远的 徐迟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主编 邓伟志

永远的徐迟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徐迟/邓伟志主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06 - 947 - 8

I. 永… II. 邓… III. 徐迟—纪念文集

IV.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3365 号

策 划: 张建智 伍启润
责任编辑: 伍启润 戴 铮
封面设计: 王 峥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制作: 李 昕

永远的徐迟

主 编: 邓伟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198 千字

印张: 7.625 插页 4

印数: 1—3250

ISBN 978 - 7 - 80706 - 947 - 8/K · 101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 - 62347733 - 8555

前言

能够有机会负责把我所崇敬的作家们纪念我所崇敬的作家的文字汇编成书，是一大幸事。

徐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自上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始终将个人的文学创作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联，在文学艺术园地中辛勤耕耘，孜孜以求，一生创作的著作、译著达 50 多种，1 000 万字。

当西方现代派最初在上海这个文学大都会流行时，徐迟一门心思去寻找这个西方现代派的“活水”；当革命风潮来到时，他不免为时代的大环境所影响，从而否认了追寻的现代派，最终投入到革命的浪潮中；当社会主义建设来临时，他讴歌、赞美，高唱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当思想解放、科技兴国时，他转向高科技领域，将目光投向人们不太熟悉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领域。尽管在晚年时，他也困惑，反思，甚至痛苦，但无可否认，他的一生就是在不停地猜想、追寻。

徐迟的创作包括诗歌、散文等，并以报告文学的创作最为出色，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时期后他更倾力创作报告文学，致力于刻画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工作者。他创作了

《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结晶》、《生命之树常绿》、《刑天舞干戚》等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歌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繁荣的报春花。在艺术手法上，作品在介绍“数学家”经历、精神的过程中，着意书写他的品格气质。作者还创造性地将枯燥、抽象的数学计算式大段地以生动的文学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迷惑于数学王国的高深时，领略科学家研究、探索的艰辛。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也在报告文学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徐迟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特别是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常能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华美而警策，独具风格。“文革”后，他的作品不但有诗的语言和节奏，还有诗的想象和意境，文字生动优美，感情奔放；既富于哲理思考，又充满浓郁诗情，在报告文学领域独树一帜。

作为一名优秀作家，徐迟始终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他热情推荐佳作，扶掖新人，爱惜人才，许多热爱文学的年轻人都受到过他的关心和教诲，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着他。

徐迟的一生，正如他的一部诗集的名称：美丽、神奇、丰富。在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与祖国共安危、与人民共甘苦，足迹踏遍神州大地，结下千万言的累累创作硕果。本书汇集了40多位作家、亲友以及文学爱好者怀念、追忆徐迟的文章，以此作为对徐迟永久的纪念。

邓伟志

2009年2月

目 录

一颗明星的陨落

——哭徐迟	冯亦代	1
诗人的再生	金克木	16
理解·尊重	郁风	20
徐迟绝响	黄宗英	31
雪夜祭徐迟	袁鹰	35
纯粹的诗人	邵燕祥	42
怀徐迟	吕剑	46
无尽的猜想	徐鲁	49
悼念商寿	钱能欣	55
徐迟撒手人寰	臧克家 郑曼	58
怀念徐迟	张韵斐	60
徐迟琐忆	范泉	66
哀徐迟		
——从徐迟的遗简中看徐迟	马国亮	75
送徐迟远游	曾卓	84
祭徐迟	章含之	88
怀念徐迟老师	桂世鏊	98
徐迟梦断《哥德巴赫猜想》	周明	101
从徐迟先生的《谈夸克》谈起	郑志鹏	110
诗人不喜欢直白	白桦	114
送别诗人	符家钦	117

音乐家徐迟	李德伦 李珣 钱挹珊 瞿希贤(执笔)	120
乐音声声伴君行	严良堃	125
遥望苍茫夜空	方方	128
哭老友徐迟	纪弦	137
悼念徐迟	曾敏之	139
怀念徐迟同志	晓雪	141
徐迟,长江永远怀念你	成绶台	148
徐迟与音乐	刘诗嵘 李润华	157
怀念徐迟	孙慎	161
痛悼徐迟	吴奔星	165
缕缕哀思忆徐迟	贺祥麟	169
忆徐迟	沈求我	176
刊载了一半的长文	晏明	179
眷恋不朽	刘永泽	184
悼徐迟	彭荆风	193
江南小镇情结	汪浙成	195
悼念笔友徐迟	张宗植	201
闪光的侧影		
——忆 Uncle Andante	李钧学	205
送徐迟远行	徐秀灵	214
深情的目光	张万舒	217
徐迟老人的两封信	周翼南	225
徐叔叔,您安息了吗?	马瑞雪	228
徐迟年表		234
后记		237

一颗明星的陨落

——哭徐迟

冯亦代

古哲人曾经有句名言：天才与疯狂的区别不过是一线之隔，稍偏一方即是天才，而向另一方的倾斜，就成为疯狂。这句话是徐迟经常对我说的。他心仪的诗人戴望舒就因为讨厌他的气喘病妨碍了他的工作，便在自己身上注射过量的麻黄素而谢世的。想不到隔了 40 多年后，他的诗友徐迟也会因老年躁动症而离别这个他既歌颂而又生厌的尘世。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1996 年 12 月 14 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我接到通知后就在会前几天打长途给徐迟，希望那时他的气喘病已经痊愈，能够到北方来享受一些北国的冬日，同时见见亲人和老友，消除他在武汉的落寞心情。但是电话铃响了又响也没有人接，我想肯定他还在医院里没有回家，便废然挂上了电话。我心里有个很大的希冀，如果我能说服他来北京开会，那么我们可以过几天连床共话的生活，这样也可以使他散散心，同时说服他住在北京，免得他在武汉挨冻。我因为老伴黄宗英还在上海治

病，家里没有人可以陪我去住在宾馆里，便事先请求袁鹰在开会时生活上给我照顾，他说他义不容辞，于是我们便决定 13 日下午四时半后去梅地亚中心报到。我有多年没有失眠了，但 12 日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不时感到有人进我的卧室而惊醒，一直到天泛鱼肚色，我才小寐了一会儿，但不久天光大亮家里的老阿姨也起来了。起身一翻日历是 13 日星期五，心里想怪不得我昨夜睡不安身，原来今天是“黑色星期五”，会有什么倒霉的事吗？

下午等到我车抵梅地亚中心，袁鹰早已在候我了，一见我便把我拉到人稀的屋角，轻声在我耳边说徐迟坠楼死了，你有什么消息？因为他不相信。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我才第一次听到，我也不能相信，我们打电话去问徐迟的三阿姊徐和吧。好容易轮到我拿到卧室钥匙，便和袁鹰上了楼进了卧室拿起电话找三阿姊。电话是伍老的秘书接的，说已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但没有对徐和讲，怕她受不了，明天武汉文联要派人来，预备一块谈，这样老人可以减轻一些打击。我便下楼去找武汉来开会的人。

我们遇到了骆文同志，谈起徐迟，他说也觉得突然，刚才他夫人来长途电话他才知道，这消息使他难受，因为不久前他还同徐迟通了电话……一直到 14 日开会后，我才把得到的各种说法编织成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医院的六楼，也许是梦游病使他这样，打开了铝合金窗要吸些新鲜空气而不慎掉了下去。但这样的故事，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想也说服不了别人。

14 日我应该打电话去找徐和，但是我考虑到也许他们正在谈话，也许三阿姊不能接受这个消息，也许，也许……我决定这天不去打搅他们……15 日午后，我便转到京西宾馆开会了。我的心很乱，因为两宵没有安睡而头脑昏沉，血压上升，而且感冒了，咳嗽不止，便告假回家去找医生服药。我写信给徐迟的好友张继凤，也设法请人打电话给正在美国探亲的钱能欣。当然我也把编织成的故事告诉宗英和含之，她们听到消息都呆住了。到将近深夜时含之来了电话，告诉我她所听到的徐迟弃世的经过：

徐迟自北京回武汉后经常抱怨他睡眠不好，差不多每晚都做噩梦，有时白天也有幻觉。有关医务人员会同研究他的病的结果，断定是老年躁动症，会有幻觉也会有幻觉中的行动。出事的晚上，他把陪夜的特别护士打发走了之后，医院的值班护士每隔 15 分钟去病室里看望一次。大概在午夜的一次他还好好睡在那儿，隔 15 分钟再去，已不见徐迟，最后看到了洞开的铝合金窗，可能徐迟梦里走过此处开了窗，户外的冷风一吹，他醒来了，发现身在窗外，便掰住了窗框，把窗框掰得也变了形（后来丁聪说徐迟的手劲是很大的），最后终于……（上面的叙述，也许还有我的想象），这便是徐迟的最后挣扎和结果。我听到她在啜泣，放下电话我也禁不住老泪纵横。这一夜我总想着徐迟乐乎乎的一生，一直到天大亮，也不能入睡。

今年春节前徐迟曾来北京，住在三阿姊家里，我曾多次去看他。第一次去时，他在念一本英文书，是讲宇宙的，他随手递给我，说是本好书值得读，但我翻了几页，看不懂，便放下了。只是听他在说 20 世纪末快要到了，人类又将逢到一次劫难，甚至会因之而毁灭等等。我当时听了一呆，回来对宗英讲徐迟看电脑联网中了邪。以后再去时，他又谈到劫难的事，还说信息时代将完全改变人类的生活，而如果发生战争（说到此时，他又强调了一句），即使没有战争，人类也会毁灭。战争也不会像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了，因为这已是信息时代。我禁不住说我们都是相信唯物论的，你怎么又倒回去相信唯心主义了。他说这是电脑联网告诉他的，并笑着说你不懂电脑，对你说是白搭云云。又一次我和宗英去看他，他和我们谈生物工程，宗英那时在研究土地的沙化问题，他们谈得很起劲，我和比我们后到的李辉只能在一旁静听，插不上嘴。那天我把含之带给我们的面包、奶油蛋糕等分了一半给他，他十分高兴，说“有好几年没有开过洋荤了，谢谢你们！”

今年 7 月下旬，忽然得到徐迟好友钱能欣打来的电话，说最近徐迟的来信情绪十分消沉，要我写信劝劝他。我听完电话不免陷

人沉思。徐迟给我的信，总是谈到他生活的愉快，从来没有透露什么低沉的调子，为什么钱能欣又要如此说呢？可能徐迟和钱能欣谈到他和那位“女士”的婚姻破裂，而他是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他第二次婚后生活以及分手经过的，只有这次来京才谈到他同这位“女士”已经分手，并说这位“女士”隐瞒了许多婚前的事实。我推想可能这件事成了他的隐痛，所以在我和宗英面前有意不提，于是我们商量了一番，决定把事情说穿，从而施以劝解。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是寄到北戴河全国政协休养所的，写信日期是1996年7月20日，信里写道：

亦代：

亦信两页，一开头就说到 Internet 上头来了，你们一天而（到）晚勤于写作，可惜盘桓在旧有的世界里，于光芒万丈的宇宙未来，勿搭界，还写意而且自满，乃谓我杞人忧天，而听从能欣电话，谓我悲观厉害，还想当然是“由于那位 MS 造成的”，非也，非也。我的悲观毫无根据，但人人都是一条曲线，万物均是一条曲线，不可能没有上弧，下弧。你只能下弧，而不看上弧，岂能看到乐观？我在湖北，武昌，过得不错，暂时不会出门，每日集中精神，读书写字，其乐也融融，你不用愁的。想寄一篇（另邮寄到）《文字第四章》给你们看看，一看便知端的，不过请勿拿出来给人家看见，千万千万！寄的当然是打印之后，未改定之稿，不能见人的。（他后来没有寄我，我电话中曾问过他，他说还在改——亦注）

.....

这以后我们还通了几封信，但没有再谈到这个“消沉”的问题，不过我和宗英都劝他北来过冬，在武汉他一个人离群索居，真是太寂寞了。特别有次他谈到患了电脑病，一坐在电脑旁边，两只手就要动，就要打字，就要一直打下去，甚至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他说

以后只能不用电脑了，由他口述，录音，由助手写成文字；然后他在稿上改动，定稿。我们都为他能离开电脑而高兴。

我们在8月20日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宗英就病了，好容易捱到10月23日才飞上海。我是参加母校沪江大学90周年大庆的，宗英则回沪就医，因为她的医疗关系无法转到北京来。我一直住到11月19日才乘火车回京，在沪的日子也和徐迟通过信，但没有发现他有悲观厌世的迹象。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竟传来了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消息。这个消息就重在“不幸去世”这四个字上。我知道确讯的晚上就打电话给女儿冯陶，要她查看13日下午邮递员有无送来徐迟的信件，我希冀或许他在信里会透露他对自己了结残生的一点消息；但是没有，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因此我排除他自愿了此残生的猜测，而且在心头留下了他给我的苦涩。

早在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最后一二年内（大约在30年代的中期），就经常在《现代》和《妇人画报》等文学刊物上看到一个署名徐迟的作品，他写的诗如早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不由得使人读了心醉。我还看到他写的美国诗人维琪·林德赛的评介文章，写得颇为深入，论点明确，令我折服。后来从同学处得知徐迟还在北平某大学读书，使我吃了一惊。我想他还在大学读书，年龄大概和自己差不多，居然有这样水平，堪称是个天才。自己虽然读了一些美国文学的书刊，除了知道一个厄普顿·辛克莱，却连这位作家身世都不清楚，实在惭愧。可惜他在北平，要是在上海，我一定要写信给他，道我想和他作文友的赤忱。

我在1938年春天由原来供职的中国保险公司派去香港工作，初到时人地两疏，住在中国银行设在半山的职员宿舍里，除了有时和同室的袁水拍谈谈之外，就过着默默无闻的孤寂生活。那时袁水拍已经用望诸的笔名，翻译一些小文章在《星报》投稿了。后来路遇沪江的同学陈宪镛，才认识了一批上海南下的文化人。有一天由他介绍认识了徐迟，那时他在《星报》任电讯翻译，大概每天除一小时的工作便可逍遥自在，我很羡慕他。他邀我到皇后大道一

家咖啡店里小坐。那天徐迟意气风发和我大谈美国的海明威，他已翻译了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交给一个编一折八扣书的朋友出版，我并没有看到过并认为交到这样的出版地方，实在是对海明威的不敬，他听了有些吃惊，便转而谈海明威的文风，他似乎已下了一番功夫，一套一套的独白，听得我目瞪口呆，因为他的论点，有些都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从此徐迟这个人就永远铭记在我心里，开始了我们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友情。

后来我由校友凌宪扬的介绍进了信托局购料处工作，徐迟则到了他舅父主持的陶记公司管政府发行的库券。陶记公司就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化名。信托局和陶记公司都在汇丰银行大楼办公，有一天职工下班，我在大楼后门遇到了徐迟，我请他去喝咖啡，他一力邀我到他们新近迁居的波斯富街去看看他们初生的婴儿徐律。他的家很简单，少数的几件必要的家具，但地上却满堆着书刊和唱片。他一进门还来不及给我介绍他的夫人陈松，就在地上的唱机搁上一张唱片，告诉我这是一张柴可夫斯基的乐曲，以后又换上一张柴氏的《厨房里的大熊》并手舞足蹈起来。这还是我首次听到的现代严肃音乐，我听了一遍又一遍，记得了几句曲调，闲时就在嘴边哼哼，有时还平息我胸头的波涛。这几年人老了，那首乐曲的韵律才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淡出。认识徐迟像是开启了文艺殿堂的大门，使我大开眼界，逐渐懂得了美与丑的区别。另外，在《星报》当电讯翻译也使我对翻译发生了兴趣。我是接替徐迟到《星报》去搞电讯翻译的，我认为这是种天意把我和徐迟联在一起。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松，当时香港外来文化人都公认戴望舒的夫人穆丽娟是美人，依我看来陈松比她更为漂亮，因为陈松带着一种江南女儿特有的风韵，真如一朵刚出水的芙蓉。而她的女儿徐律则继承了父母的优点，娇美得也像一朵花。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但我实在太喜欢徐律了，我说给我做干女儿吧，我喜欢她，徐迟陈松立时同意，陈松还把她抱着的女儿推向我的胸前；我从来没有抱过婴儿，那副笨手笨脚的样子引起了他们夫妇二人的大笑，但

我还是抱住了徐律。她看见生人没有哭，相反还是笑着投入我的怀抱。陈松说她喜欢你，你俩有缘，你抱去吧！我对她说你真舍得？这就是我初次也是至今半个多世纪未能忘怀的印象。但是时至今日，我又哪儿去重温这温馨的一刻呢？

除了打开话盒子谈文学、诗和音乐，徐迟是十分木讷的，他有些内向，也许他的中耳炎妨碍了他听别人的话语，但是我发现他是个有韧性的人，一旦他要做一件事，他会不顾一切非把它完成不可。回想他写《地质之光》和《哥德巴赫猜想》时，他硬是啃了一摞一摞关于地质学和数论的书籍，最后硬是啃了下来，他自嘲说赛过打了一场淮海战役。在这一点上宗英同他有相似之处。宗英为了要了解西藏，在她第三次进藏以前，屋子里堆满了有关西藏的书，一边读一边写读书笔记。我就不及他俩之能下苦功夫，没有写笔记的习惯，也许害怕文字招祸的心理使然，一切凭记忆，如今记忆一日不如一日，有时连手头常见的字，也写不周全，只能靠《现代汉语词典》过日子，然而悔之晚矣，因此我对徐迟的博闻强记更是十分钦佩。

也许他就是民间传说五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才，然而他之不幸去世，是令友人和读者们所痛心而且不能接受的。当然他也有缺点，那就是凭冲动做事；下决断迅速是一个人的美德，但过于迅速就不妙了，往往会走弯路。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徐迟之迅于作决定，而不事先多作考虑，那种易于冲动的劲儿，也许就是他老年躁动症可能发生的病因所系，可是他自己是否发觉，显然没有，可能连给他看病的大夫也没有发觉，因为他进医院是为求治他的气喘病，根本没有提及他的噩梦，朋友们则知道得更少了，连久病成医的黄宗英也认为徐迟只有思想奔逸的习惯而已。想不到这个最近时起困扰而又被他忽视的病因，竟夺走了他的生命。

今年初我们见面时，也谈到我们的来日无多，而要完成的工作却纷至沓来，有难以招架的感觉，他这种心情特别浓重，我就只能劝他不要心焦，能做多少做多少，就凭我们的良知，不必强求，地球

上少了我们一个人，地球照样转动，他插嘴问我：“那么你的工作又有何人作继？”我回答说：“不能想得那么多了。”他说：“能吗？”我说：“只能如此。”他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轻轻地笑了一下，但笑得极不自然，我们就换了话题。

当年在香港，乔冠华同徐迟长谈了几次后说，徐迟有些怪，似乎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应当把他拉回到现实生活里来。老乔认为这个工作应当由袁水拍做，因为他们都是诗人，但事实说明袁水拍也嫌急躁，不够耐心，到头来这个工作还是由郁风来完成的。杨刚也试图把徐迟拉回到现实中来，但朋友们认为杨刚有一部分思想也是很现实的，徐迟在《江南小镇》里曾经谈到这些事实的经过。

我被反右扩大化后，当了右派，情绪低落，在 70 年代后半期，是他一步步地把我引出了泥潭，重又回到缪斯殿堂的大门前。他关心我的写作生涯，他知道我一向不希罕头上的乌纱帽，却梦想坐下来写作。我在 1976 年退休之后，有一次他来到北京，光顾我的听风楼，说“拿出来看看”，我马上意会到他要讨什么，便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了刚写不久的三篇读书笔记，他一面看一面点头，然后说：“成！就这样写下去，不要偷懒。”我们坐下来喝茶时，他说：“在重庆时，你一直支持我专业写作，而且使我没有可以担心的，现在你要搞写作了，我一定要帮助你圆了这个美梦。”还对安娜说：“你一定同意吧！”我在他的鼓励下，学着海明威的样儿每天清晨，无论写得出写不出，总要写满一张 300 字的稿纸（以后改为写日记），就这样开始了我真正的写作生涯。当然鼓励我写作的还有袁鹰和姜德明，他们不断来约稿，终于把我一些回忆重庆剧坛的文章，收入他们编辑出版的《八方集》，这还是我建国后第一次的散文结集，而且坚定了我写散文的信心。

每次徐迟来北京，他就只找我和袁水拍，那时还有“文革”的遗风，朋友们不敢往来，更不能畅所欲言，他一向总认为他的朋友中第一是袁水拍，第二就算冯亦代了。不过他最后还是同袁水拍断

了交，因为他认为受了袁水拍的侮辱。徐迟喜欢看戏，那时袁水拍已贵为文化部副部长，戏票的供应是近水楼台。有一次徐迟向袁水拍要戏票，袁送了他一张后场倒数第三排的；徐迟是聋子，当然这个位子并不适合他。到要启幕前的几分钟，走道里来了群前呼后拥的看客，直奔前四排而去，徐迟仔细一看却是袁副部长全家老少，还有女佣和司机。从此他没有再去找过袁水拍这位当时的“红人”了。30年代末我们在香港被友人们称为“三剑客”，如今只剩下两人了。我早发觉袁水拍戴上乌纱帽后有些不认人，所以我从来不去找他。这张无情的戏票却使徐迟伤透了心，徐迟对待朋友一向是豁达大度的，但这次却无法保持他的“宽容”了。

如今徐迟也离开了人世，丢下了许多未完成的工作，特别是他写的《江南小镇》后半部，这是无人可以替代的，那真是令人感到遗憾，因为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的轨迹。他不满这续集的创作。即使已经发表了一部分，他几次口头和信里要我和宗英提出直率的意见。他在北京时，有次我去看他和他读到这些已发表的续作，我说似乎缺少了他当年的激情，而缺少了对事物的激情，也就不可能有徐迟了。他拍了拍我的肩头说：“你真说到点子上了！我写续集越写越觉得累……”我说我心里也在矛盾，一方面希望你马上写完，可以先睹为快，一方面又觉得你写好了应该先放一放，然后再想一想再落笔修改。他笑着说：“我感到时间不多了，而要做的事情又那么多。”于是我们相对无言者久之。为了打破这个沉重的空气，我说有一次遇到一位多年不见的救国会的老友，我一面拉着他的手，一面感叹又少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但是老友一本正经地说，应该讲又多见了一次面。多少之间变化是辩证的，不过多见面表示乐观，而少了一次见面不免有些凄然之感，太低调了。那我以后也要说“多见了一次面”，对，这可以鼓舞人。可叹他没有给我们多见一面的机会，而是再也不能见面，成为永诀了，悲哉痛哉！

但是，我还是不能解释徐迟给我们留下来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死？当然不可能是他杀。不过，在我的心里，也可以说是他杀，他是为电脑联网所杀的。这当然是我的看法，而他患的老年躁动症，也可以说是直接原因。他在北京时曾经对我们说他还有美尼尔氏症，似乎肺也不好，小腿也发生了问题，行路困难。我们要他多下楼走动，他说环境的卫生不好，他怕下楼等等，我们就劝他不要回武汉了，但是他说要赶快把《江南小镇》杀青。

徐迟的冲动还有个显明的例子，那便是1941年他在重庆由叶浅予介绍参加了山东戏剧学校的工作，校长王泊生是有名的党棍子，当时貌作开明，不过想多招几个青年到学校而已。徐迟在第一次校务会议同王泊生的意见相左，从争论到发生冲突，徐迟马上卷起铺盖离开学校，浅予等人的劝说也未起作用，朋友们都说他太冲动，只有我听了是站在他一边的。

他当时醉心于做一个职业作家，我从认识他后就成为“徐迟迷”，有次他和我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我鼓励他做职业作家，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望，我答应他如果他生活上发生问题，就完全由我负责，一直到他去墨西哥大使馆当中文秘书，有了固定的收入才中止了这样的“义举”。刚得到他逝世的不幸消息后，我一直把自己锁在对他的忆念之中。我感谢他把我们的往来写在他的《江南小镇》里，使我们的友情用文字传了下来。这几天我又把这部大书读了一遍，一切如在眼前，而他却离开了我们。

我特别要提起他每次在我精神危机中图谋出路时，他都及时为我指出了迷津。我至今还记得我戴上右派帽子后，他对我的一次谈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我可以不必再做跑龙套了，可以坐下来写译些东西，回到文学的圣殿。后来他要到武汉去了，我在西四路上遇到了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不要对自己抱悲观，应该振作起来，冲向你的目标。

他如今先我离开这个尘世了，朋友们为他叹息，流泪，想到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特别是开创了报告文学的道路，为中国文